

一个外国摄影家镜头下的醴陵风物景观

丁水生

眼前是一组一百多年前的醴陵景观照片。作者名叫恩斯特·柏石曼,德国建筑师,1906年,33岁的他第二次来华,历时三年,行走中国十二省区数万里,摄下数千张关于中国建筑景观的照片,并以此先后出版六部使整个西方建筑界对中国惊叹、倾倒的学术著作。醴陵的这一组摄影,就收辑在其中《如诗如画般的华夏大地建筑与风景》一书,成为这位后来享有盛誉的建筑师兼摄影家的出色作品。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去面对这些视角独特、技巧娴熟、画面清晰的“历史”,感情不能不十分复杂并且沉重。就如网上曾评论的那样:只能“靠一种思念和乡愁去回溯,靠一种悲悯和救赎去触摸。”这些照片所拍摄的景象,大多已如烟云离我们远去。它们还能唤起我们的记忆和视觉,似乎还得好好感谢这个柏石曼。

且看这最独具眼目第一幅,无疑应是绿江桥。一座连跨五墩的木桥,仿佛还带着八百年前范成大走过时赋诗吟咏的气息、刘克庄率马而行脚踏桥面的声响;桥下横曳一艘遮盖着鸟篷的旧船(民间俗称为“乌春子”),它的出现,打破了如镜一般水面的宁静,桥墩并列渐去渐远的悠然,整个画面顿时平添动态的节奏美感。而孤船萧索无主、踏板寂寥横陈,似又隐隐透露出大清末世的凄凉。最绝妙的是桥上那且密且疏的行者:或挑担、或驻足、或聚拥,影影绰绰又历历在目,你似乎隐约可闻满桥那脚步杂踏、众口喧嚷之声,清晰可见那肩上扁担的内恹、臂下双桶的晃荡。这真是一幅兼有风俗画意味的杰作。你还会发现,桥上绝对没有推土车而过的人。这就证实了醴陵人对这座桥代代相传下来的“祖规”:推车过河,请走西门摆渡。因为不容易呀!醴陵人太需要这座桥。为了它,不屈不挠经历了二十多次毁灭后的重建,才使它从南宋创建起经历了八百年。恩斯特·柏石曼拍摄到的这一座,再建于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这位兼职摄影家可能绝没想到,就在他来华于此摄影离开这里刚过十二年,戎幕唐民的北洋军阀又使它毁于一炬。1918年便成为这座古城永远的痛,也使柏石曼的摄影存照成为珍贵的历史绝版。《民国醴陵县志》记载了这堆心泣血的一页(1925年竣工的绿江大桥为其第二十二次最后重建)。

另外三幅都是关于醴陵的牌楼。这类作品在柏石曼书中占极大比重,从燕赵北国到两广南疆,从湘赣古道到闽院村落,风格各异美不胜收,洋溢着这位见识卓越的建筑大师对其惊叹、景仰和热爱之情。

牌楼又称牌坊,由坚固的花岗岩石及圆雕、浮雕艺术组合而成,富丽堂皇,精妙绝伦。这三幅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曰“贞孝节烈牌坊”,《民国醴陵县志》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邑人倡议集节孝楷模,醴陵购地于东城训导署右,重建牌坊,构祠致祭。”由进士入翰林后来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县人黄彭年,曾为之作记并题坊额石刻。因牌坊的竖立方向是与东正街横列平行且正面朝南,所以节烈祠的朝向也应该是这样,在牌坊后今醴陵一中从东正街青山山的位置。故牌坊正面左侧为西即节烈祠,右侧为东则是县学官副驻地训导署,及清乾隆年间由原来学官(文庙)创建的绿江书院和初名“近思书院”的朱子祠(清道光年间绿江书院才迁建于西山),来自桂阳州的清嘉庆时醴陵县训导吴颉,就是在这里写下他有名的诗篇《咏绿江简车》。这一片地域,建国以来先后成为醴陵一中和县教育局所在地,许多建筑今已荡然无存,侥幸保存下来的这座牌坊,最终也未能躲过“文革”之劫,被毫无顾忌地拆除。

另外两幅一题为“文昌楼及家庭庭院”,一未题名笼统称为“醴陵牌楼”。文昌楼就是文昌阁,照片上半亩方塘倒影门楼庭院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历百年沧桑,演变为狭窄的姜湾老街;而姜岭之颠飞阁凌空文昌楼楼址,其雄姿足可媲美于长沙古城墙上的天心阁。建国后百

年殿阁虽已朽败,尚一直保留。上世纪80年代初,因改建学校被全部拆除,空留一方“文昌阁”乾隆古碑,寂寞地嵌于学校瓷砖外墙。

另一幅“醴陵牌楼”实为节烈祠门楼,以前笔者曾认为是“文庙门楼”有误。现据百花文艺出版社沈弘译著《寻访》(1906—1909 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之照片考核,应订正为节烈祠门楼,照片门楼下部,“节烈祠”四字依稀可见。据民国县志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重建先农坛于醴陵东正街。柏石曼拍摄的这一张照片,为县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门楼左侧石柱上悬有一木牌,在放大镜头下看,“先农坛工程局”六个大字赫然在目,祠址与先农坛相距在五百米以内。如此浩大的工程,工期至少不能少于一年,正与他第二次来华时间相符。

门楼与牌坊虽属同一类建筑,但也存在较大差别。一是牌坊可以独立存在,而且规模气势比门楼要雄伟;二是门楼一般都与府第庭院之围墙相连接。这座“醴陵牌楼”也即“节烈祠门楼”,和文昌门楼一样,都是山垅墙造型呈两层结构,凤首檐角飞翘高昂,浮雕装饰精巧富丽,显示出清代建筑的艺术水平和能工巧匠们高超的智慧与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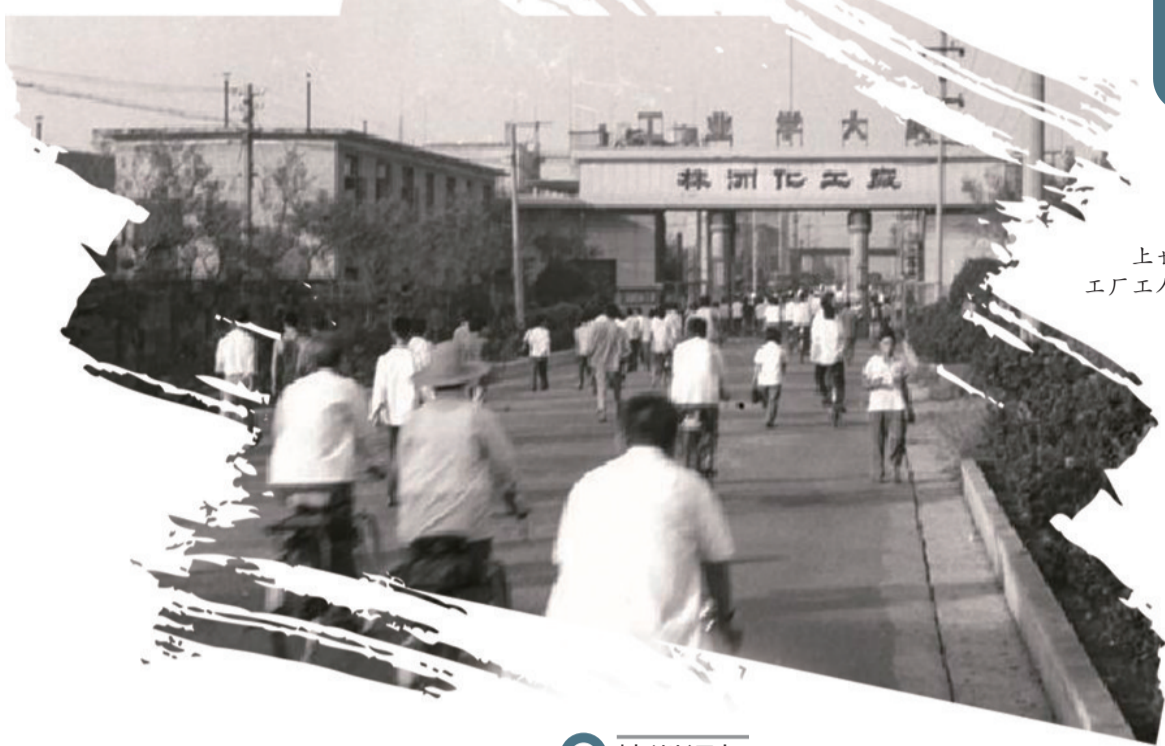
在前面所提“节烈牌坊”这一幅画面上,左面的建筑就是节烈祠,其右面则可看见石坊门柱后有一带白粉墙,墙前是半截高仅数尺、雕工精巧的石制围栏,按规制应该是原“学官”即文庙门前被称为“泮池”的建筑;与节烈祠一院之隔。池后并排即训导署和清道光以前未迁建的“绿江书院”。

清乾隆八年(1743年)刊行的《醴陵县志》曾载东正街有角鲤池巷、丁家巷、学麻官巷等支巷,同年并迁建文庙于何家码头北面。角鲤池巷即位于当时新建的文庙大成殿西侧。相传宋代有个孝子名叫丁少连,因母亲爱吃鲜鱼,在此巷内凿池蓄鱼以供奉养,忽一日捞得鲤鱼惊见其头上生角,不忍杀之放生,角鲤击水化龙而去,角鲤池巷由此得名(清志载又名“化龙巷”,民间俗称“水巷子”)。而学麻官巷名称这么复杂拗口,是因为其位于“节孝坊”旁训导署及绿江书院(原为学官,清乾隆十八年改建为书院)的西面,学官、训导署均属公署(“麻”原意即是“官舍”),故总括而得此名。后有龙姓族人迁居城东在此建立祠堂,改名为“龙家巷”,就通俗顺口得多。

这几条古巷,和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及同治九年(1870年)所修县志“县城图”中各有标示的“伍家巷”(今改名为中兴街),经历数百年沧桑至今犹存(其中龙家巷近年已改建为“厉节路”)。那时的东正街从东门门桥渡口,到今绿江桥下游十字街尾的河巷码头,和北门、西门大街一样,一是用麻石凿成的石板铺砌,街面宽不及丈,其临河一面所建的房屋,则是一幢幢木板吊脚楼鳞次栉比,楼下大多空旷并以高高的墩柱支撑,任由每年必来的洪水冲刷;在楼上凭栏俯视图水运繁盛的绿江,眼前可见舟楫穿梭不断,耳边可听船歌号子声声,一派江南水廓胜景,足可媲美湘西凤凰临河吊脚楼的风光。

俱往矣,时代之演变、历史之沧桑,也包括人们文化认知的失误。绿江大桥如今已过去90周岁了(1925年建成),历经洗濯的认识良知,总应该使我们有所长进,使我们懂得去珍惜应该保护的一切。

一百年前的文庙和节烈祠那块昭示先农坛兴工修建的木牌仿佛还在,那座华丽瑰奇的门楼建筑仿佛还在我们眼前晃动。当年柏石曼没来得及把先农坛摄入影集,是否有所遗憾?因为今天在醴陵这座古城,它已是唯一完整的百年存留。让我们怀着如他所抱的敬慕,到这所殿堂去瞻仰顶礼、去徘徊盘桓……



上世纪70年代,株洲化工厂工人去上班(资料图)

株洲记忆

株洲市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石峰区又是株洲工业企业分布最多的地方。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汽车制造总厂、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在这里落户;新中国建立后,数百家中央、省、市、区企业兴建,石峰创造共和国工业史上的诸多第一。如今,清水塘污染企业已经全部关停,田心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正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工业集聚区。

为了保存石峰工业的发展与变迁的记忆,石峰区政协编辑了《石峰工业》,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7月30日该书的首发仪式研讨会上,聂鑫森等专家称,石峰工业不仅是株洲,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此书是一本在全国也不可多得的工业发展史料汇编,对研究株洲工业、乃至中国的工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从株萍铁路出发的株洲近代工业萌芽

1905年,株萍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专用于工业的铁路。铁路建成后,安源的煤炭源源不断地经株萍铁路运至株洲,然后转运至汉口,用于汉阳钢铁厂的生产,株洲近代工业发展也因之而萌芽。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拉通,同年,湘黔铁路从株洲修至湘乡,三条铁路交汇于现石峰区内的株洲北站。株洲遂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塞,加上湘江自古以来水运优势,凸显了株洲得天独厚交通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工业潜质。

随着株洲铁路交通枢纽地位的确定,作为兴办工业的首选地,株洲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1936年,国民政府派出规划队,筹划建立“株洲工业区”,核心区即以今石峰区清水塘至田心一带,规划建立汽车制造厂、冶炼厂、炼钢厂、炼焦厂、化工厂、机车厂、兵工厂、水电厂,要使株洲成为“东方的鲁尔区”。随后,粤汉铁路株洲总机厂、株洲炮厂相继落户株洲,中国汽车制造厂立下了界碑,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永利化工工业公司在株洲设立“永立湘”公司,并竖起了水塔、仓库,运来了汽车……遗憾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饱经战火摧残,石峰的工业美好愿景都成为泡影。

株洲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1949年8月,株洲解放,人民解放军立即接收破败不堪的原株洲机厂,这也是当时石峰区内唯一的工业企业。

1953年,株洲市被列为“一五”计划时期国家8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国家13个重点项目被安排在株洲市兴建。株洲发电厂、株洲洗煤厂、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株洲塑料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相继在株洲落户,至1966年,株洲市已基本形成7个工业小区,其中石峰区内即占有4个,分别为:清水塘,以化工、冶炼、建材工业为主;白石港,以发电、洗煤、桥梁、纺织工业为主;田心垅,以机械工业为主;白马垅,以陶瓷工业为主。其他3个为晏家湾、董家垅、宋家桥。7个工

业小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形成以全民所有制大型企业为骨干,以地方工业和为大企业服务的中小型企业群为辅的工业格局,基本形成了区域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资源结构、人口结构和企业布局的工业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建设发展停滞,除少数续建、扩建项目继续施工外,多数企业主要是填平补齐,完善配套,工业布局基本维持原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株洲市工业更趋兴旺,工业布局随之出现变化。至1982年,白石港工业区与清水塘工业区连成一片,宋家桥工业区与晏家湾工业区也连成一片,2个工业片与董家垅、田心垅和市中心形成“四片一中心”布局。而当时的北区(石峰区前身)南起贺家土,北至白马垅,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重工业集中区,以冶炼、化工、建材为主,辅之以电力、洗煤、纺织。区内有主要企业93家,其中中央、省属企业26家,职工总数6.5万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1990年,北区工业总产值为1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1.13%。如果加上当时属于东区的田心地区,则工业总产值要占到全市的一半。

新时期的新型工业化

1993年,中央决定推进工业企业改革。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株洲工业企业,通过实施“两个置换”,扶植发展非公经济,推行项目引资,加大工业投入,株洲工业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

2000年,《株洲市属企业进行“置换国有资本,改变职工身份”改制工作实施办法》出台,推行“两个置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市规模以上增长速度、规模工业增加值、规模工业利润总额均大幅上升。

而对于石峰区的工业企业而言,田心高科园(轨道交通千亿产业园)和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两大国家级工业园区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田心高科园于2000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是株洲国家高新区“一区三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被省政府授予湖南省交通电子信息产业园。轨道交通千亿产业园即由田心高科园拓展而来,以“规划最规范、土地最集约、投资最集中、环境最优美、人才最密集、配套最齐全”为标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轨道交通之都,轨道交通千亿产业集群,成为推动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的中国力量。

清水塘老工业区以有色冶炼、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优,环境污染严重,不但直接影响株洲城区空气质量,而且严重危及株洲、长沙、湘潭等市1000多万人的饮用水水源安全。有鉴于此,2007年,湖南省政府将清水塘列为重点治理区域,并成立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

2017年,株洲市吹响了清水塘转型升级的“集结号”,至今,清水塘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有愿意且符合国家政策的61家搬迁企业都选定了新址,其中54家转移转型企业以建成投产,区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湘江霞霞段水质达到国家Ⅱ类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普及和传授传统文化任重道远。无论是培训机构的从业者,还是学校的老师或者家长,光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想着投机取巧更是不行,还要更深入地思考研究,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这个时代青少年的、有效的国学教育之路。

文化快评

暑期国学班要提高教育水平

宋乡

每到暑期,各种夏令营、培训班就蜂拥而起。其中有一种国学班,挺受家长欢迎,虽然收费不菲,但一推出就火爆得很,成为暑期培训市场的香饽饽。

先不说这国学名目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就说当前市场上这些打着国学旗号的培训班,到底能不能普及国学、能不能让孩子增加国学知识?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国学班,往往包含以下内容:穿汉服、拜孔子、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古籍;吃素食、练太极、学习茶道中医之道。这样的课程学下来,对于孩子吸收传统文化有帮助吗?有。但关键和前提在于怎么教。

国学很庞杂,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能囊括其中。对于中小学生的这个群体来说,教他们什么、怎么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是需要结合现代教育规律来教的。

适合青少年学习的国学内容首先要能引发他们的兴趣,《三字经》《弟子规》《声律启蒙》这种所谓国学标配,显然不在此列。这三本书(尤其《三字经》)是高度浓缩过的书,是古人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简直是希望样样俱全——编成韵文。它们一方面在浓缩过程中把很多内容、背景舍弃,一方面为了押韵,表达上有时要迁就。所以,对于这些书来说,不讲解的话根本不能理解,只能是机械背诵;讲解的话,一千多字的《三字经》拆开来能讲一个月,很多历史知识需要初中高水平的学生才能理解。

如果内容不靠谱,这些古代美文,在今天念起来就会因为理解障碍而失去了美感,还不如背诵李白、苏轼、白居易的诗词。就算搞懂了,其中一些远离现代生活的内容,他们也未必能接受和认同吗,倒不如好好读读《论语》中充满生活化、场景化的篇章,《韩非子》里的寓言故事,更容易让学生理解、代入。

再者,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国学培训机构中的老师,到底有多少是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并善于讲解的人呢?有资料显示,很多培训机构有完善的流程和课件,老师照本宣科即可,一旦有学生的发问离开大纲就如坠十里云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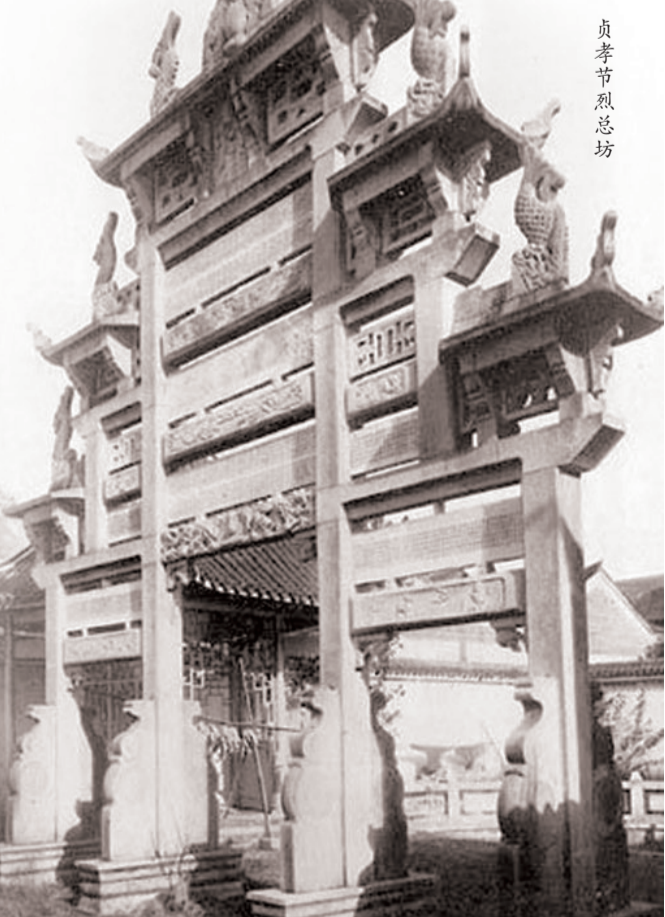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普及和传授传统文化任重道远。无论是培训机构的从业者,还是学校的老师或者家长,光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想着投机取巧更是不行,还要更深入地思考研究,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这个时代青少年的、有效的国学教育之路。

一部《石峰工业》,折射株洲工业发展的脚步—— 撷拾工业记忆,传承株洲工业文化

郭亮



文昌阁及家庭庭院



贞孝节烈牌坊